

中国孩子和童年马克思的心一起亮了

——观儿童剧《童年马克思》首演有感

◎张世超



观众和童年马克思的心,一起亮了!

仅仅一个小时7分钟、几段故事的讲述,本剧就描绘出伟人卡尔马克思童年的调皮性格、纠错勇气、神奇幻想、广阔情怀、坚毅品格等不凡的特质,呈现了其鲜明的个性与美好的精神品质,也展现了中国当代儿童崇尚学习、心向阳光的精神风貌,让我们领略到了一部有着幻想、幽默和现实主义色彩的儿童舞台艺术作品的魅力与力量。

心亮了,是因为题材与主题、结构与剧情亮了

儿童剧题材的选择、主题的提炼,需要单纯的创作冲动,也需要人类生存与命运思考的站位、人文精神花朵的呈现。本剧截取伟人马克思童年经历中的故事片段,提炼出引领儿童成长风向、铸牢初心信仰、照亮人类心灵的大主题大情怀,产生了感性触动、理性萌发、精神播种的艺术效力。

结构设计、剧情演绎,是舞台剧的硬功。本剧各板块之间衔接巧妙,剧情在跌宕起伏间层层有机推进。尤其值得点赞的是,具有张力和诗意的台词不时闪现,常常一两句话就点亮了主题,推进了剧情,展现了著名编剧董妮对全剧内容与节奏游刃有余的精准把握。如,用卡尔的老师“是谁到过神秘古老的中国的中国并写了一本游记?”的提问,把卡尔和中国巧妙联系起来;用卡尔关于具体与抽象的奇妙回答,就把神秘的哲思形象化、趣味化了;用“我要从书里寻找答案”的求知欲表白,引出了后续卡尔思想不断进步的华剧情;用卡尔为普罗米修斯解开锁链时发出的誓言,激发出孩童萌动的人文与国家情怀,唤起了中国孩子的英雄主义情结;用卡尔的深情抒怀“你能感觉到风吗”,放飞了时空并置中的历史伟人与中国儿童心中的理想主义、浪漫主义的情怀。

剧情中的小花絮也设计得非常有趣。如,情急之下卡尔灵机一动,给鸡起了“咕咕”“咯咯咯”的名字,令

人忍俊。在表演上若再强化点形式感,会更有舞台效果。再如,古罗马竞技场遗址上卡尔搞怪,小伙伴惊吓地转身大喊“魔鬼呀”,结果正和赶来的老师撞个满怀,引起现场孩子们哄堂大笑。

心亮了,是因为舞美和音乐亮了

舞美和音乐,一个有形,一个无形。在舞台上表现上,他俩是神交的情侣。

本剧的舞美,以三角板造型为主体创意元素。主背景的三角板斜边倒立,如一片有着魔力的立体的生命空间,剧名、风车、房间、建筑、黑板、彩虹等,巧妙变换,并利用灯效进行局部的立体化造型,创造出了多层次、时空感的灵动的剧情展现空间。远景辅之以欧式建筑背景,近景是舞台顶端前沿制作的一条无限延伸至舞台中心的路。核心舞台如魔幻的积木组合,简洁、实用、唯美,知识感、新奇感、趣味感、艺术感、经典感效果凸显。舞美设计师边文彤系中央戏剧学院博导,两届文华舞台美术奖获得者,清秀的身姿、洋气的外表,艺术气质在温润的目光中静静洋溢。

本剧舞美、灯光也是完美的融合。灯光自然贴切,和舞美、剧情形成了和谐的统一。如,40分钟时“课堂”一幕开启后,主背景三角板中的景致在钢琴的流水声中一页页轻轻地向后翻去,岁月的行进感瞬间涌来。卡尔和小伙伴“偷鸡”一场戏中,舞美、灯光浑然一体,加之音效的逼真,一场童年马克思淋过的真实的雨就在眼前,雨线哗哗闪动,观众眼睛也条件反射似地跟着眨动。

本剧的音乐是感性的小提琴的清风、欢快的钢琴的流水,把现实的快乐、历史的思绪,以及风与流水声的合唱,融汇在了同一个舞台上、并置的时空中。转场音乐则充满了童趣、神秘感和代入感。本剧作曲是内蒙古籍著名音乐人、作曲家吕学东,他轻松诙谐、情趣盎然的性格与才情在本剧的曲风中尽情展现了。



心亮了,是因为导演和剧魂亮了

导演沈亮,来自中央歌剧院,有着两所大学、三个专业学位、跟着国际大师学艺10年成为中央歌剧院青年导演品牌的独特经历。这位被誉为中国年轻一代歌剧导演领军人的著名导演,有着一双湖水般澄澈的大眼睛,波光闪烁间,艺术的情韵仿佛与生俱来。

从本剧看出,沈亮的艺术理念闪着时空交融的亮,沈亮的戏剧观念发着深情快乐的光。沈亮的着力点不仅是交互共燃的亮,也是蕴着哲思的远方的光。人类的火种、快乐的风车,火种的力量、风的方向,中国情怀、世界视野,成为本剧鲜亮的共融的剧魂。

记得80年代读过王蒙一部中篇小说《如歌的行板》,里面提到一首前苏联电影歌曲,至今唱起来仍令人热泪奔流:

唱一个歌吧,快乐的风啊,
快乐的风啊,快乐的风啊,
歌随着风吹遍了海洋和山岭,
全世界的人们都同我们一起唱。
风醒了,歌声就飞远了;剧魂亮了,观众的心就亮了;心亮了,灵魂的灯盏就点燃了!

呼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,打造精品的开放观念也亮了!

可以说,这是呼和浩特市艺术团借全国名家之力,攻克全国儿童剧前沿阵地的一次特别行动。内蒙古戏剧年度发展报告中连续多年难觅儿童舞台剧的踪影,本剧成功入选“2022年内蒙古重大主题文艺创作项目”目录,并获批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,成为内蒙古探寻儿童剧突破的绝佳良机。

呼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突破惯用人思维,借力各领域全国名家,实现了历史的跨越。此剧的每一次排演,可以说都是名家课堂,呼和浩特市文旅投集团收获的必将是本土团队管理、演出和技术人才锻炼成长的更丰硕的成果。观念亮了,更美好的朝气与活力就会持续亮下去。

从首场演出看,该剧也存在需要完善的一些细节问题:如,个别演员咬字上略带方言口音,削弱了人物经典感;演员对话语气、调门上可再做柔性微调;演员选择上,注意适龄感。

对此剧的建议:场景安排上增加温馨安静的诗化场面,如卡尔和燕妮树下分享诗歌,也可以厚实和燕妮的互动戏;意象创造上,进一步强化风车的意境渲染,让全场感受到“具体”的风。也可以添加鹅毛笔的意象;再挖掘幽默亮点;全剧最后,卡尔与卡尔空间并置、同词共诵的场景,是全剧人物、全场观众的共鸣点,可以再设法放大效果;结尾处,卡尔扔纸飞机的设计有似曾相识感,可以更换为风车飞翔意象的设计,让风车在舞台上旋转飞翔,也可同时从天而落,让孩子们欢呼风车,形成互动高潮。

据悉,该剧还将开展全国巡演,取得更大成功一定是可预知的期待。
(本文图片为《童年马克思》剧照。)



离也戚戚 别也依依

——浅析古诗词中离别的悲凉与豪迈

◎许潇雅

自古离别多情愁,有“长亭外,古道边,芳草碧连天”,有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”……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墨客别离勾起的牵挂,不可言说,便将浓浓的友情融入笔触之下,化于撇捺之中。

多情自古伤离别,送别言语中有伤感,亦有缠绵。李白在《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》中有“孤帆远影碧空尽,唯见长江天际流”的依恋;王昌龄在《芙蓉楼送辛渐》中有“寒雨连江夜入吴,平明送客楚山孤”的悲戚。诗人们以凄婉悲凉的笔触,叙写绵绵离别的苦,将离别的凄苦与悲凉,流淌于字尖。

观长江孤舟消失于江水尽头;看雨水朦胧孤行客隐匿烟尘;瞧泪水沾裳知己者尽湿衣襟;望孤山羁旅游子伤怀慨叹。此生难忘的真挚友情,与余生再难相见的依依不舍,使诗文韵味十足又魅力无穷。这些诗句情真意切又令人神伤,凝神品读,似“清风徐来,水波不兴”般微波涟漪,又如蜻蜓点水般摄人心魄,可再读却如“洪波涌起”,让人深感凄婉悲凉,如惊涛骇浪般滚滚不尽之情谊,涌上心头。

送别言语中有豁达,亦有宏阔。王勃在《送杜少府之任蜀州》中有“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”的豁达;高适在《别董大》中有“莫愁前路无知己,天下谁人不识君”的宏阔;李白在《南陵别儿童入京》中有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迈。这些恣意潇洒的文字,是诗人们满怀意气与豪情的心灵告白。倘若心有灵犀,即便身处天涯海角,也一点即通。

人生漫漫,自古便少不了悲欢离合,为何要涕泪涟涟呢?自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,何不享受那转瞬即逝的短暂时光呢?不必悲伤,不必难过,今日共同放歌纵酒,来日纵是客居异乡,彼此仍然惺惺相惜,仍旧肝胆相照,如此挥之不去的浓烈情感,纵然千山万水,又怎能阻隔?

别离之情,或凄苦、或豪放,千言万语叙不尽相思之情,千思万绪道不尽难舍之意。送别诗既言说对友人的劝勉与不舍,又倾诉诗人对知己的真实情感,因为真挚情感的倾诉进而成为千古绝唱,成为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灿若星辰的珍宝。



(本版图片均源自网络)

田学臣是中国诗坛很活跃的格律诗词的诗人,近年来,他的诗词作品不断在《中华诗词》《内蒙古诗词》《九州歌》《濯唐湖诗评》《东坡赤壁诗词》《新时代新叙事》《内蒙古日报》等报刊杂志推出,这些诗词经整理编辑出版了《马都之韵》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)、《碧草骋怀——田学臣诗词曲赋集》(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2020年12月版)两部诗集,成为内蒙古文学界不可多得的作品。田学臣秉承传统和现代的诗词创作方法,写出了当代内蒙古气象的新诗。

田学臣诗词美学构建

诗就是情志与思想的形象化,即是感性空间,形象化的现实情调。它既是自身的时间意识,又是思想图景的戏剧化因果链。形象化的直觉秘密当然就是比喻,自我实际的思辨又是主体的透视。所以现代的诗性又不仅仅表现在诗词的押韵、对仗、优美、生动、深刻、感人等等之上,也是说,诗性就是诗的“戏剧性”呈现。诗的价值,就在于诗人给日常生活打下个人烙印,即诗人在自己所处语境中对生活本质的语言捕捉能力。写诗是一种语言的创造性活动——从诗词的语体中必然诞生新的境界和思想。

第一,田学臣诗词在于“真”。《庄子·渔父》上说:“真者,精诚之至也。不精不诚,不能动人。”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情采》中提出:“为情者要约而写真。”“诗可数年不作,不可一作不真。”也就是说,创作是抒发的感情要真,简洁的语言写出真感情。《马都之韵》《碧草骋怀——田学臣诗词曲赋集》两部诗集在写作风格和诗词的内容是真实的,抒发的感情上是真诚的。《马都之韵》中的七律组诗《草原八景》是对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元上都、锡林河九曲湾、滦河发源地、辽阔牧场、百灵鸟、蒙古马、二连浩特恐龙和苏尼特骆驼等美景和特产之物的概括和描摹。在这些诗中,既有“龙虎巍峨存傲骨,金莲历历助鹏程。”(《元都傲骨》)“香泥看好四方客,塞雁痴迷两面仙。”(《九曲飞虹》)“沉沉阔野蹄痕没,猎猎西风白骨摧。”(《恐龙卧雪》)的整齐的对仗句式,比赋兴和比喻、拟人、象征,也有“雁鸣塞外苍天仰,夕夕依然激后生。”(《元都傲骨》)“锦屏翻开儿女志,彩虹筑梦必能圆。”(《滦河晓月》)“一啸长空天上来,蹄生青霓化尘埃。”(《百灵酬唱》)这样的抒情和感叹。

诗词是生活的发现和凝结。没有创造的诗

诗词是生活的发现和凝结

田学臣格律诗词的诗学考察

◎洋浴海

词是没有灵魂的文字拼凑,既没有可读性又没有文化品位,不过是一种媚俗的杂耍而已。田学臣诗词就在于独创。在《马都之韵》中还有《多伦八景》也是对多伦县名胜古迹和著名景点的描摹和赞颂。因为作者出生于多伦县,从小在多伦诺尔草原长大,深受这里的人文地理和历史文化熏染,写出的诗词全部是真情实感。“多伦八景”中的《榆木川》曰“老树春深霞日美,清风摇曳百花开。院院依旧惜泉水,远客高朋觅古来。”“老树”起首说明此地很古老,“清风”说明此地环境很宜人;“院院”转接上两句引出“两陀”,陀陀意思是倾斜不平貌。多伦榆木川地两陀两山之间,两陀都是阶状状的斜坡。故作陀陀,“远客”接着上句既是回答又是全诗的结束语,络绎不绝的客人在此可以考古哟!《姑娘湖》一诗写法又有不同,“一潭清

水映山丘,秀木经风傲骨留。倒斜斜枝湖上醉,影迷红叶看高秋。”因为诗人田学臣也是摄影书法爱好者,他站在某个角度开始看这个美景,就像照相一样,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地拍摄,依次是远景、中景、近景、特写,一句一句,疏密远近各不相同,如同电影的蒙太奇一样一个长镜头展示在读者面前。

第二,诗词语言的生动真切。语言问题,不仅仅是文学写作,也是从事其他行业最基础的能力。语言是构建诗歌大厦的基石,没有足够多的优质基石,就无法建筑这个大厦。语言是思想、见识、性情、艺术感觉的载体,在某种意义上讲诗歌语言甚至就是诗歌的一切。田学臣在青年时代就认真学习研读中国古典诗词,读《诗经》、《楚辞》、《周易》唐宋的词,特别喜欢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的作品,专门研读了苏轼的人生轨迹和文学作品,积累了深厚的中华文化底蕴和中文功底。在创作中,他始终秉承白居易的创作理念,让大家理解,为人民服务,“我尽量避开生字,选择大众易懂的字、词入诗。我觉得写诗是让人读的,读不懂则失去了意义,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败笔之作。”(《马都之韵》《后记》)所以,他的诗词大多明白如话,促膝闲谈,情如珍珠,娓娓道来。《碧草骋怀——田学臣诗词曲赋集》中的《锡林郭勒赋》中这样写:“改革之力度,如江河奔泻;开放之宏略,似长风浩荡。边陲小镇,日新月异;丝路口岸,车来人往。牧野新村,诗情画意;宽街闹市,绮彩流光。游观旺季,野非飘香。客满贝子庙食府,肉粥苏尼特羔羊。民族团结,酿和睦之甘露……”这些语句就如促膝谈话一样。

我们都知道,简单的诗是不存在的,只有从复杂提升到单纯的诗,对具体事物的分析和对整体的沉思,使感觉包含了思想的最大纵深,也在最丰富的思想枝头体现出象感觉一样的多重可能性。田学臣诗作正是遵循这样一个规律写出来反映内蒙古生活的诗篇,形成骏爽刚健、慷慨悲凉、风骨遒劲、充满阳刚之气的感人之作,如“举杯再饮庆功酒,同我长城铸梦圆”(《马都之韵·纪念二战胜利七十周年》)。再看《草原骋怀》中的《浣溪沙·小杂工》一词:“喊破长街唤小区,三轮代步暖风徐。音容笑貌向人鞠。东户邀来鱼换水。南园进入地修渠。纱窗安好上新居。一阙浣溪沙,一个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小杂工”跃然纸上。田学臣诗词曲赋的语言风格一看便知,不用多讲,听诗便知笔点墨,风雨飘摇草木声。艺



洋浴海 摄

